

# 尋找「男孩、女孩和花」

## 趙雲、王家誠捐贈展

文／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出生於越南堤岸的趙雲與來自中國東北的王家誠，這對藝文界的神仙伴侶，始終以自由的文字和恬淡的畫作徜徉於文壇、藝術界與教育界。本館特別推出「趙雲、王家誠捐贈展」，希望藉由手稿、圖書、畫作，和充滿情感回憶的生活物件，引領觀眾走進她／他們的人生，閱讀她／他的書寫，也一同品味其淡而有味的愜意生活。

### 展出緣起

多年來，趙雲（1933－）與王家誠（1932－2012）這對藝文界的神仙伴侶，始終以自由的文字和恬淡的畫作徜徉於文壇、藝術界與教育界，給予讀者無數思想與美感的啟發；而蟄居台南五十多年，兩人攜手漫步於台南大學附近巷弄相偕而行的畫面，更是許多人津津樂道的府城一景。為了讓這兩位在地作家的文學生涯為更多觀眾所認識，本館特別推出「男孩·女孩和花——趙雲、王家誠捐贈展」，希望藉由手稿、圖書、畫作，和充滿情感回憶的生活物件，引領觀眾走進她／他們的人生，閱讀她／他的書寫，也一同品味其淡而有味的愜意生活。

### 當南國女孩遇上北方漢子——文壇仙侶的生活之痕

1933年出生於越南堤岸的趙雲，是個為逃離戰亂、傾慕中華文化，搭上華僑專機來到台灣的南國女孩。比她年長一歲的王家誠，則是在砲火煙硝中，從白山黑水的中國東北一路顛沛流離的流亡學生。

早在真正「見到」彼此之前，王家誠便已讀過趙雲發表在報刊的文章〈星魚〉而深受吸引，他在字裡行間感受到了這個異鄉女孩的寂寞；當時兩人都在師範大學就讀，一個學新聞、一個念美術，在一次謝師茶會上，他對她說：「寂寞的女孩，由衷的寂寞感，那麼一片大海，海灘，暗沉沉的影子，那麼單調，永恆的象徵。」趙雲表示：「還沒有人那麼說

過，從來沒有。但是很對！」就這樣，因著這一份心靈上的深刻投契與相知相惜，攜手度過53年的漫長歲月，共同優游於文學與藝術。兩人都在倉皇的兵荒馬亂中渡過童年，在死亡、飢餓的苦難陰影中成長，但她／他們不曾屈服於現實，反而「學會了體會人生，學會從苦難中發掘一點點樂趣，從冷酷的現實中釀造一點浪漫。」蟄居台南雖然讓他們遠離了主流文藝圈，卻也使其更有餘裕經營其獨特、平凡且充滿樂趣的家庭生活。

為了展現這對文壇仙侶的生命軌跡，我們將第一展區規劃為「當南國女孩遇上北方漢子——文壇仙侶的生活之痕」，透過兩人的生平年表、生活照片以及具有紀念性的物件，例如女兒餽贈的「白首偕老」骷髏頭、與趙雲交誼深厚的作家三毛餽贈的飾品、旅遊各地蒐羅的紀念品等等，以此展現其婚姻、家庭與生活點滴，看看他／她們如何將自我投身於坎坷的命運，品嚐苦樂參半的人生；又如何超然於現實之外，細心呵護著那幸福的青鳥。

### 自由奔馳，深情蘊藉——文學筆墨生涯

年少時迭經戰亂的趙雲，其文學之筆總以寧靜的調性提升心靈的層次，以美、光明與愛做為基石。對於創作，她曾說過：「無論文學或藝術，我一向都不太喜歡寫實主義。因為人生已經夠平凡和瑣碎，在精神領域上，希望能海闊天空地，任想像力自由自在地馳騁。」因之，40歲以前，她偏愛寫短

篇小說，傾向運用各種創新而具實驗性的手法，深刻而強烈地彰顯人生的卑微、荒謬與怪誕。40歲以後，則「漸漸愛上了比較平實的散文」，作品中洋溢著知性和哲理，善於以敏銳的筆觸書寫人生，綻現智慧的靈光。

王家誠在文學創作的成績，主要可以早年小說《在那風沙的嶺上》為代表，當年的他受存在主義、精神分析等學說影響極深，加之以其所親歷的戰亂記憶與國仇家恨，使得筆下的主人翁皆感染了某種苦悶的色彩，體現「追求殘缺的完整」的人生觀。散文則偏重生民體驗、生活理念的表現，以誠摯、幽默的筆觸，在混亂、繁忙的現實中，描繪出一片恬淡寧靜的天地。

「自由奔馳，深情蘊藉——文學筆墨生涯」展區以兩人的文學書寫為主軸，展示創作手稿、出版圖書等文物；藉此讓讀者得以深入其文學世界，進一步掌握作家的生命經歷如何影響書寫風格與創作走向。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，是〈隨緣變現的觀音〉石刻拓本，這是趙雲在一次旅遊途中，於「桂海碑林」洞窟巧遇的一尊石刻造像，由於法相莊嚴，男相觀音尤其少見，故她將石刻拓片攜回，成為其珍藏的藝術品，並且以此為主題撰寫〈隨緣變現的觀音〉一文，從藝術品與古文物的角度，鋪陳各種觀音造型及象徵意涵，詳述其從男身轉為女身的傳奇經過，信手拈來，引領讀者進入慈悲祥和的莊嚴境界。

## 為孩子寫，對孩子說——兒童文學與美術教育

除了文學與藝術，趙雲和王家誠同時具有另一個身分，即長期在大學任教，從最早的「臺南師範專

科學校」到如今的「臺南大學」，數十年來作育英才無數，也與學生培養了深厚的感情。由於學術專業的影響，趙雲特別關注兒童的心理發展，伴隨著兩個女兒的成長，她時時「充滿好奇的觀察她們的成長歷程」，並據以完成多部以文學筆觸為基調的兒童心理學書籍，討論兒童的語言、繪畫能力與心智發展的關係，也創作許多改編自神話、傳說的兒童文學讀物。王家誠則是以其美術專業出發，告訴我們用什麼眼光去解讀孩子的繪畫作品，同時亦撰寫不少給孩子閱讀的畫家傳記。兩人在教育崗位多年，始終心繫孩子的成長，關注兒童的世界；由於身為作家，又具備為人父母的經驗，因此深知兒童的「口味」，作品在趣味性之餘亦兼顧知識性，陪伴許多孩子度過充實而愉快的童年。

「為孩子寫，對孩子說——兒童文學與美術教育」展區，主要呈現兩人在兒童文學和美術教育方面所累積的成果，其中既有以相當輕鬆的手法所寫的輕鬆易讀的學術性著作，亦有想像力及創意十足的兒童文學讀本及相關手稿。

## 平淡天真游於藝——文人畫·話

美術，是王家誠的專業，也是他一生所愛——大學聯考時，他以師大美術系為唯一志願，數度落榜，卻仍不改其志，經過三年試煉才終於得償宿願。在經濟條件並不充裕的學生時期，他是靠著撿拾其他同學丟在地上的鉛管、用筆桿擠出僅餘的一點點顏料，還有朋友替他收集別人棄置的舊畫布，步履艱難地完成美術系的學業。而在以水彩、油畫為主的繪畫創作之外，年輕時所讀的《梵谷傳》，也在他的藝術之路上發酵：「有些一代宗師，在正史列傳中，只有短短幾百字，乃至幾十字，便概括了一生」，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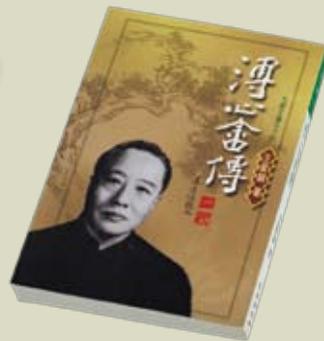
王家誠，《情人》，水彩，1957  
／王茵提供

「黑黑的皮膚，明亮的大眼睛，拖著兩條長長的辮子」，這是王家誠對趙雲最初的形容，這幅畫則是趙雲留存在他心中永恆的形象，「歌劇中的阿依達」——他一生的「情人」。



王家誠、趙雲，《男孩·女孩和花》，1979

本書為趙雲和王家誠第一部合著文集，展現兩人婚姻和家庭生活真實而平凡的一面；分為「生活的痕跡」、「心靈與思想」，以及兩人合寫的生命故事「尚未遺忘的片段」。



王家誠，《溥心畬傳》，2002

1983年，王家誠受故宮院長秦孝儀請託，執筆為溥心畬作傳。期間為了進一步了解畫家早年的生活環境，特地抱病遠赴北京，多方蒐集資料及進行口述訪談，以八年的時間完成這部翔實精彩的文人畫家傳記，並以此作獲得中山文藝獎。



趙雲，《男孩·女孩和花》手稿，1965

本手稿首行空白，顯示作者一開始並未訂定標題，應是發表前才以文中所述及的漫畫「男孩女孩和一朵花」為題。篇名極富浪漫甜美氣氛，但實則陳述作者對戰亂人生的體悟、對遠方親人的懷想，瀰漫著濃郁的鄉愁與感傷。



「隨緣變現的觀音」石刻拓本／王茵提供

這是趙雲在一次旅遊途中，於「桂海碑林」洞窟巧遇的一尊石刻造像，由於法相莊嚴，男相觀音尤其少見，故她將石刻拓片攜回，成為其珍藏的藝術品，並且以此為主題撰寫〈隨緣變現的觀音〉一文，鋪陳各種觀音造型及象徵意涵，詳述其從男身轉為女身的傳奇經過。

王家誠看來，這完全無法呈現藝術家多采多姿的生命情貌，於是，「我逐漸走上了藝術家傳記寫作的路子，轉眼已有十五六年的時間。」就這樣，在文學、作畫之外，「小說體畫家傳」成為其獨樹一格的創作文類。他的傳記寫作力求真實性與趣味性兼容並蓄，以文學手法寫下古代及當代知名畫家的傳記，生動表現藝術大家的時代、生平和造詣，深刻詮釋其藝術思想發展的脈絡。

術思想發展的脈絡。

本展覽的最後一部分，即以「平淡天真游於藝——文人畫·話」呈現王家誠在美術創作與文人畫家史傳著述方面的成績，除了創作手稿與相關出版品，最特別的是幾幅畫作的展出，從1958年的《紅色煙土》到2001年的《田園風味》，充分嶄露藝術家創作風格與心境的轉變。☒